校馆弦歌

“浙”里见未来

李 景 吴一德

晚上10点半，浙大图书馆闭馆铃响，灯一盏盏暗下去，一束手电光从观通堂书架深处亮起来。图书馆变身成了“戏台”，一出跨越东西的话剧《观通堂之夜》在这里上演。这部需要全程站立观看的剧，开售十几秒即售罄。

观通堂的名字，源自浙大校歌中“念哉典学，思睿观通”一句。这里，是许多浙大人心中“最像未来的地方”。

而“未来图书馆”的答案，远不止于此。

浙江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7年，前身可追溯至求是书院创建时的藏书楼，由主馆和玉泉、西溪、华家池等校区的12个分馆组成。2023年11月，图书馆主馆试开馆；2024年5月，“未来图书馆”项目揭牌启动，并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发布1.0版本。

“未来图书馆”的轮廓，在这里变得愈发清晰。

走进灵魂深处

远远望去，浙大图书馆主馆的整栋建筑横向铺展：通体米白石材的外立面，深灰色的中式屋面屋檐，3座组合式的大屋顶轮廓。3.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配合一旁的求是大讲堂、求是书院等建筑组成书院建筑群，豪迈里又带些婉约。

2023年底，浙大图书馆主馆开放。走进这里，等待你的不仅是一场书海的畅游，更是一次把馆藏资源与阅读服务融合贯通的文化艺术之旅。

踏入主馆，开阔的大厅内自然光从高处洒落，由222枚藏书章组成的“悦览星辰”艺术装置，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堂”，从“国立浙江大学”到西迁时期的浙东分校，用一枚枚印章串联起百余年文脉。

大厅另一侧，中式书院的氛围与现代图书馆功能融为一体。“进入图书馆的同学们既能快速完成借阅等操作，也可以放慢脚步，在图书馆打造的主题展览里窥见浙大西迁岁月的燎原烽火，瞻仰浙大‘大先生’们的治学身影。”浙江大学图书馆推广与合作部主任范晨晓说。

2楼至5楼分布着24小时学习空间、自助线上预约的多人研讨室和单人研习间，各种功能不同的阅读空间相得益彰。6楼便是观通堂，12米挑高的阅读大厅，屋顶形似倒扣的“无字天书”，让人顿生“天高地迥，觉宇宙无穷”之感。

依托观通堂这个独特的空间，浙大图书馆和浙大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的老师们开始了一次创新性的尝试——在观通堂上演一出话剧。

选的剧是《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剧的作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在同年逝世。“从现在年轻人的视角看，或许觉得剧本有荒诞之处。比如《牡丹亭》，两个人都没见过，怎么就爱上了？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怎么就爱得死去活来呢？”主创团队成员、浙江大学图书馆读者服务部馆员何东洋说，为了让戏贴近当下的年轻人，团队在保留原作、原剧本的基础上，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位剧作家“本人”请进了剧中。

走进已经开始慢慢熄灯的图书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缓缓从书架后面走出。“在这个环境下，你会马上相信这一切是可能发生的，因为眼前就有他们的书。当故事逐渐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时候，观众突然能够理解，我要看的，其实不是所谓的爱情，而是我要珍惜眼前的人，我要珍惜当下。当他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就会共情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理解剧本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剧本成为经典。”让何东洋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同学看完话剧之后感慨，想好好看看剧本，再去了解两位大家其他的作品。

勾勒未来轮廓

清晨的紫金港主馆，阳光穿过玻璃幕墙，落在书脊上，又缓缓移向阅览桌。大厅一角，同学们在手机端打开“浙大钉”App里的“图书馆”，馆藏信息、数据库入口和座位预约链接便依次弹出。

“2026年4月，浙江大学正式发布‘未来图书馆1.0’，以‘大资源、大模型、大融通、大阅读’为主线，重新定义了馆藏、服务与空间的边界。”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紫徽说，图书馆正在从找书、查资料的地方，走向“问、学、用、创”的全过程育人场所。

针对智能咨询问答、自然语言检索、个性化推荐、文献辅助阅读、图书馆业务办理等场景，浙大为全校师生提供了统一的AI服务入口。

浙大图书馆正推进建设“未图千问”“未图学习中心”“未图钉”等一系列产品。“未图千问”推出后将全时段在线，无论是馆藏检索、空间预约还是业务咨询，都能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未图学习中心”则将为教师提供多媒体课程整合、知识点提炼等软件工具，还能给学生配备AI助教，弥补线上学习缺乏互动的短板。“未图钉”平台则打破了馆舍时空限制，让读者在手机端既能续借、预约，也能在全预约平台和各分馆资源间无缝衔接。

数字服务的背后，是海量数据的支撑。目前，浙大图书馆全馆中外文数据库862个，电子图书273.2万册，电子期刊1349万篇，学位论文1907.5万册。

浙大图书馆的数字化迭代升级，让师生无论坐在主馆灯下，还是面对实验室终端，都能与知识无距离。

“浙大深厚的馆藏数据积累正在变成AI时代下的知识服务。”张紫徽说。

舞台交给学生

推开浙大图书馆主馆4楼X-Lab教室的大门，几排终端前，不同专业的同学正在调试代码。

“人工智能技术让编程门槛大大降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软件。”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工作坊课程主讲人杨幸说，X-Lab作为浙江大学图书馆“创新工作坊+”体系的一环，把馆藏文献、数字工具与学生的奇思妙想放在同一张桌上，让不同专业、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很多同学都不是计算机科班出身，但凭借X-Lab提供的软硬件工具和算力设备，大家能通过培训和学习，自主部署本地运行的各类智能体与应用。”杨幸说。

在X-Lab提供的算力设备和智能编程工具帮助下，医学院学生张育宁开发了口腔医学分工小助手“皓齿”。

如果说X-Lab把知识做成工具，那么古籍修复中心则把文脉接回掌心。目前，浙江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古籍及民国线装书1.6万部、18万余册，其中，175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修复中心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科技检测结合，让濒危契约、碑帖、写本实现重生。

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文学院2024级博士生、子衿古籍保护社社长余筱然正伏在案前，用毛笔和镊子修补一册清代民间文书。几步之外，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馆员阎春生正在用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为一部古籍做着“科技体检”。

“拉曼光谱仪不取样、不揭页，便可鉴别纸张、颜料成分及老化情况。”阎春生说，该中心围绕传统手工纸建立了数据样本库，并开展了手工纸分类与预测研究，为今后古籍修复选配补纸和颜料提供参考打下了基础。

“从物理空间的智慧化建设，到资源平台的系统搭建，再到创新工作坊的育人实践，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数智转型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以读者需求为原点、以知识服务为内核、以创新育人为目标的系统性重塑。”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孙周兴说。

“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当年的教诲余音犹在。

从一楼大厅的自助设备，到6楼观通堂的灯光，从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和借阅场所，到“空间即课堂、馆藏即教材、活动即成长”的沉浸式育人空间，这里，可以遇见未来。

更多报道请扫二维码



陶然

来稿邮箱：fukan@jjrbs.cn

听见额尔古纳

姬凌波

初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最先闯入耳朵的，是观光车的引擎声、相机的快门声，还有落叶在鞋底碎开的“咔嚓”声。

今年9月，额尔古纳接待游客103.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人声撒在湿地和村庄，也留在账本里。

只是往栈道外站一会儿，这片土地的声音，就慢慢浮了上来。

额尔古纳湿地的声响，在高低之间层层铺开。白桦的叶子薄了，脆了，风从枝干间吹过，整片林子窸窸窣窣地响。根河在更低的地方蜿蜒流淌，宽处水声沉下去，贴着河床滚；窄处就急了，哗哗地撞着石头。芦苇深处，鸿雁的叫声压下来，一声接一声，拖得长长的，隔着片片芦苇荡还听得见。更远些，灰鹤的鸣啼声传过来，高而清，像谁在远处吹了一声铜号，余音荡开去。

这些声音不是凭空落在这片湿地上的。经过持续的生态修复，岸线还给河湖，水道回归故道，芦苇次第复生，飞鸟才愿意落脚。草木无言，鸟兽栖停，就是湿地最动听的回响。

往村子里走，声音换了质地。

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这里的特色住宅“木刻楞”不用钉子，原木两端砍出凹槽，层层相扣，缝隙里填着干苔藓。风大的晚上，木头会发出轻微的响动，吱吱嘎嘎，半晌又慢慢安静下去。这样的房子隔音不好，隔壁的鼾声、走廊的脚步都听得清清楚楚。有游客住后评价留言：“在别处这叫缺点，在这里，它是这房子还在呼吸的证据。”

10年前，不少村民一心要盖砖房，这样的老屋成了急着拆掉的负担。后来“修旧如旧”的政策落了地，原有形制原样保留，老屋陆续挂牌成了民宿。恩和乡2025年接待游客60.8万人次，旅游收入终于完成了这个短板，而真正“硬”的，仍是——木刻楞自带的声响，反倒成了这里独一份的卖点。

夜里在木刻楞住下。第二天清晨，斧头落下去，木柴发出裂开的脆响，是隔壁民宿主人在给列巴炉备柴，砖砌的炉膛熏得乌黑。游客系上围裙，跟着俄罗斯族阿姨揉面，面团在掌心闷闷地响，烤好的列巴焦壳敲上去梆梆响。

王秀芬的咖啡店开在一座木刻楞老屋里。墙面上挂满她用彩线钩成的挂毯、桌垫、头巾，浓烈的色彩，和木头本色缠在一起。她免费传授周边妇女钩织技艺，线下围坐教学，线上答疑解惑，坐在吧台后面，一针一针慢慢钩织。旺季客流多，磨豆机的声响不断，钩针便暂时收进抽屉。待到旺季落幕，磨豆机安静下来，钩针穿过毛线的细碎声响，就清晰地响起来。

暮色漫开，恩和乡恩和村口飘来手风琴声。俄罗斯族大叔拉起《喀秋莎》，旁边有人跟着哼唱，口音混杂，调子随性，笑声常常盖过琴声。

琴声起落之间，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额尔古纳市的旅游直接从业者已有5000人，间接带动就业两万余人。大学生从外面回来，开起咖啡店，接过修缮木刻楞、备料烤列巴的手艺。这片土地养人，人来了，土地的声响也就愈发厚重绵长。

属于额尔古纳的声音，藏在木纹的缝隙间，藏在列巴炉的余温里，藏在钩针穿过毛线的细碎动静里，藏在手风琴缓缓传来的旋律里……这些声响，将在这片土地回荡很久很久。

更多报道请扫二维码

生活中的经济学

已售“10万+”你会不会买它

彭传旭

临近“双11”，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搜索想要的商品，跳出来不少同类产品，买哪个？其中几个销量栏写着“已售10万+”，要不要选它们？

很多时候，顾客在下单前纠结，不只是钱的事，还有一笔没写在价格标签上的账：买到的东西不好怎么办？退换货麻烦不麻烦？这些纠结，也是下单前磨人的成本。“已售10万+”这几个字，恰恰是冲着顾客这笔决策的隐性成本来的。

面对陌生商品，你要查测评、比参数、翻差评，光甄别信息真假就耗掉不少精力。销量数字往那一摆，等于告诉你：很多人替你试过了。买一件很少人买过的东西，要冒判断失误的风险。而“10万+”像一剂安慰剂——这么多人买过，总归有些靠谱，就算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吃亏。从众在这里不是盲从，是一种低成本的风险对冲。

这背后藏着一个概念：信息瀑布。第一个人依据自己的判断下了单；第二个人跟随下单；第三个人看到前两个人都买了，更觉得安全；再往后，每个人都在前人的选择上放弃自己的偏好选择跟随，销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0万+”，正是平台和商家抓住你“怕选错”的心理在货架上作出的推荐。

这套逻辑成立的前提是——那些数字是真的。但第一个下单的人可能只是手滑，前100个销量可能来自刷单，一旦数字滚过某个门槛，后面的人就很少追问源头了。信息瀑布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把最早那批选择里的偶然和水分一路放大。“10万+”里有多少真实复购、多少冲动消费、多少机器刷出来的，光看总数看不出真假。

信息瀑布还会淹没反面的声音：懒得开口的人不发声，你看到的“一片叫好”，未必是真相。

好在真实并非无迹可寻。评价是否集中在某几个可疑的时间点，销量有没有异常陡增，差评是不是被“好评返现”压到了最底层——这些都比总数更能说明问题。

所以面对“10万+”，关键不在跟不跟，而在什么时候能跟、什么时候不能跟。

低风险的小件，可以大方借力。买包纸巾、挑支牙膏、选个手机壳，跟错了损失小。这类决策，让销量替你筛掉明显不靠谱的选项，省下的精力远比风险值钱。

高风险的大件，则要认真思考。买一台要用好几年的家电、报一门价格不菲的课程、选一份长期保险，一旦被信息瀑布裹挟，代价就大了。这时候做三件事：顺着往上游找源头，看“10万+”的起点可不可靠；翻到评价最后一页，去别的平台交叉比对，找用过的人问一问，一两条扎实的反面证据就足以让你重新掂量；你自己的预算、场景、需求，更是任何信息瀑布都覆盖不到的。

当“已售10万+”成为货架上最省事的推荐语，说明评价体系没能承担它本该承担的筛选功能。好评返现、差评沉底、刷单冲量，这些不是你多留一个心眼就能解决的。

所以，下次打开购物软件，看到“已售10万+”，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信号，但记住，别把它当成答案。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 静 美 编 王子萱